

之後再無大師(四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中研院統計所所長一任3年，1993年8月至1999年8月，慶榮兄擔任第3、4任所長。所長與導演，英文都是director，是給方向(direction)的人。只是電影的導演，一聲號令，大小牌演員莫敢不從。學術界的所長，可大不相同。別想如導演那般指揮若定，人人聽令辦事。那時中研院統計所，從1982年創立以來，已過了十餘年，行政人員及研究助理等不計，助研究員以上，便有二十多位，臥虎藏龍，所長一職，本就不是太好幹。更再加上慶榮兄一向直來直往，且有其堅持的性格，在所長這個位置，想當director，引導研究方向，豈是容易？慶榮兄當所長，我們都替他高興，也深深祝福他。

行政工作再忙，慶榮兄不會停止他所熱愛的教書及帶學生。他回台後，共指導出兩位博士，兩人皆在他當所長期間完成學位。第一位是台大數學系的蕭守仁(1964-，1994年畢業)，現為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。第二位是清華統計學研究所的銀慶剛(1966-，1996年畢業)，現為中研院統計所研究員，已獲兩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。前面提過，年輕時慶榮兄原本不想出國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，這是“論語”陽貨篇裡

心在南方

孔子(西元前 551-479)講的，慶榮兄覺得留在國內，亦能成為一流學者。眾所皆知，數學是從給定前提下，推導出結果；而統計則是由結果，來判定前提是否可接受。看到慶榮兄在台灣所帶出來的學生，早已成一方霸主，驗證他三十餘年前的想法是對的。

除兩位博士外，慶榮兄在台大數學系還帶出 4 位碩士：翁久幸(1995 年畢業，現為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)，陳美如(2001 年畢業，現為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)，王文琪(2001 年畢業)，及黃佳慧(2004 年畢業，現為台北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)。另有清華大學及淡江大學，各一位與人聯合指導的碩士。他所帶出來的碩博士，多數進入學術界，致力於教學及研究工作，繼續傳慶榮兄的衣鉢。高徒出名師，慶榮兄帶學生顯然有一套。要知高手不一定教出高手，不是每個人都會帶學生，周元燊院士甚至還以為，很多學生是被老師教壞的。慶榮兄指導出來的學生，個個卓然有成，在金庸(1924-)小說裡，大約只有黃藥師可相比。飲水思源，慶榮兄的學生，即使於學術界已各有一片天地，至今仍不時感念他的教導。

1993 年 6 月底，慶榮兄要我接中國統計學報主編。雖誠惶誠恐，仍硬著頭皮答應。我想了一下，覺得半年出一期，稿子被接受後，常要等很久才能刊出。若改成 3 個月出一期，應會提高投稿意願。當年 7 月中旬，慶榮兄來中山參加第二屆高雄區統計研討會，我將原本半年刊，準備改為季刊的決定告訴他。他嚇了一跳，因那時中國統計學報只接受中文

稿，此期刊既非 SCI，又是中文，有些學者因此不太樂意投稿。半年刊都擔心稿源不足了，何況季刊？他遂在研討會期間，散布我將有的“壯舉”，我也趁機逢人便邀稿。在我擔任主編的那兩年，為慶榮兄初任所長的頭兩年，公務應佔據他不少時間，但他仍投進“如何揉合隨機變數”，及“一個乘積的矩不等式”（與周元燊合著）兩篇。就是支持國內學術發展，他可不曾想到什麼“浪費”兩篇論文的問題。連大所長都投稿了，稿子便源源不斷地進來了。

1994 年春天，慶榮兄來電，告訴我白志東教授有意來台灣，但他們所聘大陸人士不容易，他問中山應數系是否有可能聘？白先生是大陸第一批 18 位國家博士之一，因研究突出，引起注意，被邀請至美國訪問，其後便留了下來。當時在美國賓州費城的天普大學(Temple University)統計系擔任副教授。20 年前，持大陸護照者，想在台灣待比較長期是很困難的。國科會有一延攬大陸人士的辦法，但名額很少，所有學門一年才共 10 位。經由慶榮兄、趙民德博士，及周元燊院士的大力協助，白先生終於來中山應數系，擔任客座研究員。白先生待在中山的 3 年期間，近悅遠來，常有人來找他請教或討論。中山應數系的統計領域，也因此生氣蓬勃，而那正是慶榮兄所樂見的。

1996 年 7 月，第一屆海峽兩岸統計學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，那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大陸統計學者來台灣，共有 26 位。輸人不輸陣，要擺出相當氣勢才行，因此經費是個大問題。我想起慶榮兄曾說過，他認為中研院統計所該協助各校

心在南方

舉辦研討會，每次可補助 5 萬元。遂求助於他，他欣然同意。今日中研院統計所，每年慷慨地補助南區統計研討會，大家視為當然。但在將近 20 年前，要有“圖利”其他單位的胸襟，可非易事。

中研院的所長一職，是可做些事，施展抱負。只是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，因此也不見得盡是愉快。

慶榮兄當所長的第一年底，12 月 17-19 日，一九九三年統計學術聯合研討會(1993 Joint Statistical Conference)在中研院舉行。那個年代，國內統計界，主計處的角色很重要，他們關心並支持統計活動，也容易弄到錢。其次是泛華統計協會(包含幾位在美國的統計院士)，為數眾多的北美華人統計學者，不但活躍於北美，對國內統計亦有很大的影響力。研討會在中研院舉辦，統計所出錢出力，但“名”似未得到太多。會議組織分籌備委員會，及國內籌備委員會。前者列名的有 22 人次(有兩人名字出現在二不同部門)，大部分是北美學者及主計處官員，國內學者共 4 位，其中一位是統計所前所長趙民德博士。有人名字還出現在兩個委員會中，但統計所現任所長慶榮兄的名字，僅夾在國內籌備委員會的 23 人中，也非主席。那時的國內統計界的情況就是如此，今天已大不相同了。研討會的大會晚宴在台北市南京東路的海霸王餐廳，所有與會者皆能參加，場面浩大。當身為主人的慶榮兄來我們這桌敬酒，有位同桌的北美學者表示不能喝。我遂說“XXX 你都不喝難怪學問比較好。”不料那位當然沒醉的學者，居然說“我學問本來就比他好。”研討會結束回高

雄，一向不服輸的慶榮兄，特地來電，怪我那天為什麼要那樣講，引出 XXX 那句話，似乎仍耿耿於懷。其實我本意只是指 XXX 學問比我們好。

這種在台灣舉辦的統計國際研討會，慶榮兄覺得中研院統計所未受到該有的重視，後來仍一再發生。頗具“民族意識”的慶榮兄，也均感不快。

1995 年 8 月 18 至 20 日，由泛華統計協會主辦的第三屆國際華人統計會議，在位於北京西山風景區香山公園的香山飯店舉行。此飯店的建築和園林，皆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(1917-)所設計，在此開會，別有一番味道。包含慶榮兄在內，台灣去的不少，有幾位還攜家帶眷。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次去大陸，一切都感到很新鮮。有一晚大陸方面招待台灣的與會者晚餐，禮尚往來，我遂建議慶榮兄次晚由中研院統計所出面回請陸方，而台灣的學者作陪。慶榮兄欣然同意，但只請學者，眷屬參加要自行負擔，每位 100 元人民幣。有些台灣學者，或不想丟下家人，或覺得太貴，因此便沒參加。其實同行眷屬並沒有幾位，但這亦為慶榮兄的風格之一，他認為公家的錢不該亂花。

在中山大學舉行第一屆海峽兩岸統計學研討會時，我們與大陸方面敲定今後此研討會，每兩年一次，輪流在兩岸舉行。第二屆便訂於兩年後，1998 年在雲南昆明舉行。相當重視此兩岸研討會，特地從美國芝加哥飛來參加的刁錦寰(1924-)院士，私下問我昆明的會，可否讓泛華統計協會聯合參加。我覺得共襄盛舉，壯大聲勢，應沒什麼不好，此議便

心在南方

通過了。那時向國科會申請經費補助舉辦兩岸會議時，須以民間組織具名主辦的才行。恰好從 1995 年 4 月至 1998 年 4 月，慶榮兄為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理事長，我是秘書長，遂將學會與中山應數系並列為主辦單位，並以學會的名義對外聯繫。

1997 年中，收到泛華統計協會的通知，將於 1998 年 8 月 19 至 21 日，在昆明的雲南大學，舉行第四屆統計學術研討會。慶榮兄獲知後，對大陸及泛華統計協會均很不滿。兩岸統計會議，在大陸的對口單位中國概率統計學會，急忙解釋及道歉。雖曾邀請，但雲南大學並未有人來中山出席第一屆的會議，再加上可能因距離的關係，跟以北京學者為主的中國概率統計學會，交流不夠密切。因此當泛華統計協會主動與他們聯繫時，便積極回應，開始籌辦泛華的會議。當他們已有雛型時，兩岸之會，卻尚未啟動。這是我猜測的大致情況。而慶榮兄的不悅，亦可以理解。刁院士及一位長期參與泛華統計協會會務的傅教授，均從北美來電表示關切。1997 年 8 月，我去美國加州 Anaheim 參加聯合統計會議(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)，在刁院士的安排下，與中國概率統計學會的秘書長馮教授(泛華統計協會特地將他邀至美國)，及在美國任教來自大陸的一位孟教授(代表泛華統計協會)，4 人會商，尋求解決之道。回台後我向慶榮兄說明經過，他仍堅持要與泛華統計協會脫鉤，不願妥協。我覺得應與他站同一陣線，遂通知大陸方面，這次海峽兩岸的會，便不去昆明了，另擇期再舉辦。延後一年，1999 年 7 月 24-25 日，第二屆海峽兩岸統計與概率學術研討會，在江蘇蘇州順利舉行。歲月

心在南方

如梭，今年5月16-18日，第九屆海峽兩岸機率與統計學術研討會(每屆名稱可能略有不同)，將由逢甲大學及中興大學共同主辦。

1999年7月15-16日，第八屆南區統計研討會很特別地在陸軍軍官官校舉行。開幕時，陸官的中將校長致詞後，輪到慶榮兄，他穿個短褲上台。有陸官的朋友跟我說“你們這位所長真瀟灑。”那些人可穿短褲？腿漂亮的。我這樣回他。管你是教務長、校長，管你是中山、陸官，天氣熱正宜穿短褲。這就是慶榮兄。若生在東晉，大約也屬於坦腹東床一族。

南區統計研討會結束後不久，慶榮兄所長任期便到了，由中研院統計所的陳珍信(1950-)博士接任。(103.3.17)